

暖流

柯灵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267

暖

流

柯 灵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杂文集,共分四輯。

第一輯是政治杂文,包括“‘鑼鼓’声来自何方?”“石彈——反派的典型”等政治杂文。第二輯是文艺杂文,包括影剧評和一些进步文艺运动的回忆。第三輯是与大跃进有关的一些杂文。第四輯是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一些散記。

暖

流

著 者

柯

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劳动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开本787×1092 耗1/36 印張3 7/9 字數72,000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2,000册

統一書号:10073·0513

定 价:(九)0.34元

目 次

第 一 輯

壯麗的藍圖	1
迎伏老	5
“鑼鼓”聲來自何方?	8
石揮——反派的典型	15
生命的烈焰	19
西薩的破產	26

第 二 輯

珍惜我們的幸福	29
關於改編名著	34
關於民族風格	40
關於《掃秦》	46
看日本歌舞伎演出	51
新的體育風光	56
“孤島”劇運一瞥	60

第 三 輯

話說上海人民游樂場	72
請歷史老人作証	76
訪楓橋的一個公社	82

第 四 輯

斯大林大街禮贊(外二題)	89
在索非亞	98
飛	125

壯麗的藍圖

我攤開紙，準備寫一點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引起的感想，訴說一點洋溢在心底的幸福感；可是很久都不能下筆。我發覺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因為我們很難在這個時刻保持平靜。

窗外是明朗的秋空，金色的陽光沐浴著一切。我仿佛一口氣跑過許多城市，跑過高山、大漠、綠色的平原，從東北到遙遠的西藏，從寒冷的西北到四季長春的南方。我仿佛看見了無數的工廠、煤礦、油田、發電站、農場、水庫和防護林，鋼鐵的洪流，汽車和拖拉機的陣列。我也仿佛看到波濤洶湧的黃河變成了清流；人們在腳手架上勞動著，在高爐旁邊勞動著，在田野里勞動著，充滿著快樂和自信。

我們為自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感到幸運，為我們偉大的祖國而自豪，我們從美好的今天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明天；可是我們並沒有忘記昨天的不幸。帝國主義、買辦、官僚和地主曾經統治著我們，我們的港口停泊著外國軍艦，海關里面坐著外籍的“總監”。我們記得租界、捕房和

西牢，公園門口的牌子——“犬與華人不得入內”。記得蔣介石的陰森的特務機關，地主的華麗的廳堂。記得我們丰饒的大地上曾經充滿災難，我們的勞動人民，不過是被壓榨和侮辱的對象。

而現在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主義，看到了五年計劃——壯麗的幸福藍圖。我們正在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，創造着我們全新的生活。人剝削人的現象將要成為過去。

我們笑着，因為我們信賴自己的力量；我們堅定不移，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確的历史道路。

但我們的選擇並不是一開始就正確的，我們有過很多痛苦的經歷。就在前幾天，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蘇聯代表的發言中，說了這樣的話：“具有重大意義的是，只有當偉大的中國人民承認中國共產黨是自己的領導者的時候，中國才自由地舒展了自己的羽翼，走上寬廣的、光明燦爛的前進大道。”這無疑是一個历史性的結論。

當我們為自己庆幸的時候，我們不僅對黨和一切先進的人們懷着深深的感激，並且將牢牢地記取這個寶貴的教訓。

當我們為自己庆幸的時候，我們知道，我們的勝利是和蘇聯以及各個兄弟國家的援助分不開的，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援助分不開的。同時我們所有的成就，對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來說，都是一種鼓舞。

当我们为自己庆幸的时候，我們更清楚地知道，美帝国主义、蒋介石匪帮和一切阶级敌人，对我们抱着怎样的态度，因为我們的胜利，就意味着和平的胜利，民主陣营的胜利，而我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公布，正是一种鮮明的胜利的标记。

應該記住这一点：帝国主义、买办、官僚、地主們在中国的好日子，已經一去不复返了；但这并不是他們自願的，他們随时都在梦想着回来。当我们快乐的时候，要記住有人正在怀恨；当全世界正直的人民为我们鼓掌的时候，要記住有人在詛咒。当我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，要想到有人在妄图資本主义复辟；当我們在創造的时候，要想到有人正在千方百計地进行破坏。这些人是一小撮，但他們是善于化装的，他們隱藏在各个角落，凡是我們的人警惕性不高的地方就可能有他們。要記住：建筑一座大楼，需要很多建筑工人的劳动，建筑师的設計，需要很多木料和磚瓦，还要很多的时间；可是要毀掉它，放一把火就够了。

我們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的話是有道理的：

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，就不能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設；要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設，就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。

不仅要善于劳动和創造，还必须善于斗争。

我們正在进行的，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，是关系着我們这一代和子孙万代的幸福的事业。我們祖国的面貌，每一分鐘都在发生着深刻和巨大的变化，新鮮美好的事物每一分鐘都在生长，腐朽的事物每一分鐘都在死亡。世界上沒有一种力量能阻擋我們前进。但是——我們要警惕！

讓我們展开有力的羽翼，象雄鹰一样，向无限辽阔的明天突进！

1955.9.28

迎 伏 老

这些日子以来，全国人民都把眼睛望着北京，心向着北京。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，叫唤着伏罗希洛夫的名字，很多人亲热地称他为“伏老”。人们争着在报纸上看他的相片，在无线电里听他的声音。为了欢迎我们亲切的国宾，人们全身都浸透了崇敬和温暖的感觉。

现在，就在今天，伏老到上海来了，这幸福的会见降临在上海人民头上了。对这个城市来说，这是一件大喜事。我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一天，我们将永远记着这一天！

我们对伏老这样举国欢腾的迎迓，不是没有来由的。这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风范，代表着过去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、劳动人民翻身的历史。资本主义世界从声势煊赫走向衰老、糜烂和僵死，而曾经被资产阶级当作“游荡的怪影”的共产主义，却开始在俄罗斯的黑土上立足生根，开花结果。曙光号的炮声报告了新世界的黎明，人类历史走上了伟大的转折点。到了四十年代后期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占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地区上连成一

片，建立起一个不可动摇的强大堡垒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的光芒，如日中天，照耀寰宇。在对旧世界的战斗和新世界的建設中，伏老以他坚持不懈的勇敢和忠誠，作出了不朽的建树。請看看他露风朝月般的笑容，他的慈群坚毅，他的鹤发童顏！这正是我們这个世紀的青春的代表！

我們这一代人，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无限美好的时代；可是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。在酷寒中給我們雪里送炭的，在胜利中給我們以鼓舞的，在我們建設社会主义乐园的时候，給我們以亲兄弟一般无私的援助的，正是伏老所代表的祖国和人民——偉大的苏联。俄国有一句諺語：“不好的朋友象影子，只有天空出太阳的时候，他才同你在一起。”而苏联和中国的友誼，却是經過了各种坏天气和好天气的考驗的、是真挚和最可靠的友誼。

誰都知道，这种友誼意味着什么。它給被压迫者以希望，給善良正直的人們以鼓舞，給人类的进步事业以有力的支持；但是对掠夺者來說，这却是一种威胁，所以帝国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友誼。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，帝国主义集团用尽吃奶的气力，在各国共产党之間进行挑撥离間。他們以为在布达佩斯打开了缺口，多瑙河就要洪水泛濫了，但是他們剛挂上笑容就哭丧着脸。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沒有不能解决的矛盾，順复

活動的結果只是枉費心機，而共產主義者中間同志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，其結果不是導致渙散，而是導致更堅實的團結。在燈火輝煌的懷仁堂的國宴席上，有一個十分動人的鏡頭，我們在全國主要的報紙上都可以看到：這就是伏老和毛主席的熱烈的擁抱。這兩個巨人的擁抱，不僅是象徵着八億人民的擁抱，不，這意義還要豐富得多，深刻得多！這是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永好無間的擁抱，全世界和平人民的擁抱，道義力量的擁抱。

上海人民歡迎伏老，感到特別的愉快和興奮。解放以前，這曾經是紙醉金迷、血淚淋漓的“十里洋場”，這個城市的历史，正是帝國主義罪惡的指証人。但是人們在黑暗中，已經預見到勝利者畢竟是誰。因為人們從蘇聯的榜樣得到了啟示，正如在寒夜中得到了星火、迷途中找到了紅燈。勝利了的上海人民，在自豪的心情中，更充滿了對蘇聯人民的感激。

青山不老，綠水長流，在這江南春暖、萬花如錦的季節，請允許我們以最好的祝頌，獻給我們最尊敬和最親切的貴賓！

1957.4.22

“鑼鼓”声来自何方？

《文汇报》自去年十一月份开始，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，展开过一次关于电影問題的討論，这就是曾經喧鬧一时的所謂“电影的鑼鼓”。

这次討論，是在党提出“百家爭鳴、百花齐放”的方針之后所进行的，它应该是正当和有益的爭鳴，不幸却成了一場荒腔走板、聳人听闻的鑼鼓。虽然局部地看，也有不少好的意見；但从整体看，即从問題的提出、討論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精神实质看，显然是資产階級右派在电影界所掀起的一陣歪风。它和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放的野火，即居心叵测的五次座談会結合起来，风助火势，火趁风威，尽了互相呼应的作用。澄清这个討論所造成的混乱，无论就政治責任和道义責任來說，《文汇报》都是义不容辞的。

在科学問題上，文学艺术問題上，永远需要健康的論爭。这种論爭，并不排斥尖銳，并且允許发表和保留不同的見解。但至少有两条必須遵循的原則：其一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；其二，从團結的愿望出发。这是我們檢驗一

切論爭的标准。《文汇报》关于电影問題的討論，其錯誤性质的严重，不仅在于完全背离了这个原则，还在于它力图把人民电影事业引向倒退，引向資本主义复辟。

錯誤首先表現在对人民电影事业的估价上。

人民群众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一，正是对革命事业的不同估价。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，說我們的事业有輝煌的成就，但是还有不少缺点和錯誤，有些还很严重。这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錯誤，我們有把握不断地克服、改正。右派分子却說：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們根本不行！——这当然是有意的歪曲。退一百步說，也是蔽于阶级成見的必然結果。因为肯定成績，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論性問題，事实俱在，只要你目有所視，你就能看到；耳有所聞，你就能听到；心有所感，你就能夠感受到。

八年以来，电影工作有沒有成績？第一、霸占市場三十年的帝国主义电影被赶出去了。第二、我們的电影艺术家再也用不着媚俗阿世，为五斗米折腰，去拍些沒有意思的片子；艺术家从此可以真正成为艺术家，堂堂正正，接受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光荣称号而无愧。（自己不愿意的例外。）第三、我們的劳动人民，开始跃登銀幕，充当艺术作品中的主角。第四、我們在短时期內，已經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，拍出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影片。第五、电影观众大大增加了，一九四九年还不足五千万人次，到一九五六年，已經跃进到十三亿九千万。电

影送到了从来不知影片为何物的工矿农村、“穷乡僻壤”。即此五条，不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盛事嗎？当然，到目前为止，电影的产量还不够多，质量还不够好，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。但事态的演变不是正在証明：产量已有增加，质量在逐步提高，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方法在不断改进嗎？这应当是完全正常的、合乎规律的现象。而从《文汇报》討論中所得出的結論，却是电影工作百无一是，今不如昔。在朱煮竹的文章里，公然提出向后轉的口号！

說“結論”，口徑还不大对；确切的說，是前提。《文汇报》的討論，正是从抹煞成績、夸大缺点这样的前提出发的。討論的题目叫做“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？”就是証据。在这样的命題之下，当然就要吹毛求疵，就只能否定而不能有所肯定，就要把本来属于个人情緒之类的东西，搜罗起来，加以排比，“蔚为大觀”！

电影是艺术，但又是国家企业；电影艺术又是一种綜合性的艺术，个人創作与集体創作相結合的艺术。計划生产和創作規律之間，行政領導和艺术工作之間，創作人員（編劇、導演、演員等等）之間，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。工作本身是复杂的，拍一部好片子，并不是簡單的事；要求經常拍出很多好片子，（我們知道，不管在什么情況下，这都是很高的要求。）更要具备极为复杂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。而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的，是全体电影工作者

的通力协作，从全面考虑问题。《文汇报》的讨论，正好和这个要求相反。“导演中心论”提出来了。但这里所指的，不是导演在摄制组里面的中心地位，不是从便于导演进行艺术创造的意义上来说问题的；它说的实际是整个电影生产中的领导地位。剧本是电影艺术的基础——这样一个为举世先进电影工作者所公认的原则被推翻了，导演被说成是“三军统帅”，所有其他的艺术创作者，都被贬低为导演的部属。据说，要不是这样，就会招致“三军解体，陷于混乱”的惨败。“重视中国电影传统”的口号提出来了。但这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问题，而是从人事角度来说问题的。这仿佛很离奇，却是事实。提这个口号的人，显然没有一个人对电影传统本身进行过认真的思考，因此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，来证实人民电影事业如何割断了历史。这个口号的用意，表面上是要说：领导上“不尊重电影艺术家”，艺术上“今不如昔”，而骨子里还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。因此这场论争的本身，目的就不在于解决矛盾，而在于造成混乱；不在于促进团结，而在于制造分裂。

讨论最后终于被引导到了这样的方向，这就是经过朱煮竹即鍾惦棠对讨论的“归纳”和“总结”，在《电影的锣鼓》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论点：

第一、以解放后一个时期内卖座率最低影片为例，并引用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做根据，拿解放前的影片卖座

情况相对照，把后者无分別地形容为“万人空巷、家傳戶頌”，由此証明：人民电影是完全不为观众所欢迎的。

第二、人民电影之所以不受欢迎，是因为这些影片都是公式概念、千篇一律的东西；其所以如此，則是因为題材比重上尽量描写工农兵的原故。于是又由此証明：工农兵方向是應該否定的，至少是值得怀疑的。

第三、上述的毛病，归根結蒂，在于领导。——在組織領導上，以行政方式領導創作，以机关方式領導生产；在思想領導上，不了解艺术家，不注意“中国电影傳統”，而只顧搞題材偏狹的“甚至所謂‘工农兵电影’”。一句話，是艺术創作失去了“最大限度的自由”的結果。或者換成右派的流行語來說，“外行領導內行”的結果。这种連鎖反应式的論据，最后归結到一点：党对电影事业的領導，如果不是干脆不管，那就該管得越少越好。

《电影的鑼鼓》在《文艺报》发表以后，《文汇报》立刻在显著地位加以轉載；袁文殊同志对《电影的鑼鼓》提出批評以后，《文汇报》又立刻发表反批評：表示《文汇报》是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的。党的文艺領導部門曾經諄諄告誡：討論不能善始，应有善終。《文汇报》也沒有执行。

可以反問：討論中所有的指責，都不符合事实嗎？所有的意見，都是不正确的嗎？观众對我們的人民电影事业，完全沒有意見嗎？当然不是的。那么，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严厉的批評？